



# 浅论新时期中国的艺术乡建

任军君\*

湖北经济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湖北 武汉 430205

**摘要** : 在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 本文分析了艺术介入乡建的背景, 以及当前艺术乡建的几种主要模式, 就艺术乡建中艺术的范畴、环境问题、艺术介入点和主体参与度等几个方面提出一些思考。

**关键词** : 乡村振兴; 艺术乡建; 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 J124

**文献标志码** : A

**文章编号** : 2023080097

## A Brief Discussion on Chinese Art Township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Period

Ren Junjun\*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Hei 430205

**Abstract** :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untry'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art's involvement in rural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several main models of current art township construc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thoughts on the scope of art,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rt intervention points and subject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rt township.

**Key words** : rural revitalization; art township construction; traditional culture

中国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 不仅适时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 早在十九大报告中就拟定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发展总体要求。上世纪末西方当代艺术盛行于中国城市时, 国内一批艺术家开始关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 将艺术实践从城市转移到乡村, 试图用艺术来拯救中国乡村传统文化, 重新激活乡村精神, 并以此来振兴乡村经济。

### 一、艺术介入乡建的背景

20世纪初, 西方工业文明对还处于农业社会的中国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中国广大的农村开始面临着如同西方农村曾经一样的破产危机 [1], 这种危机是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对乡村人力、物质资源的剥夺而导致乡村社会文化艺术的急剧衰退。新中国成立后, 乡村在农村公社制结构和农业户口的政策限制下保持了农村人口的相对固定, 为中国乡村文化艺术的传承提供了一定保障。随着我国改革开放, 城镇化建设发展使乡村人口不断减少, 且老龄化现象严重, 这一现状严重挤压了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生存空间。

新时期中国城市已经具备反哺乡村的能力, 美丽乡村建设不仅需要政策下乡、资源下乡、智力下乡、文化下乡, 也需要艺术下乡。上个世纪费孝通先生在考察中国乡村后, 树立了“志在富民”的学术目标 [2], 新的历史时期不仅要使乡村富裕起来, 更要使乡村美丽起来, 充满文化艺术气息起来。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现乡村普遍富裕后, 人们精神世界需求得到满足就是当务之急, 如何让人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让“乡愁”成为人们

心灵中真实的存在? 艺术是最能触及人灵魂的形式, 艺术家善于创作具有象征意义的视觉、听觉以及肢体符号, 将无形的文化有形化和公共化 [2], 他们所具备的造型审美能力、创新创造能力、追求个性化和对自然环境的向往, 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 二、当前艺术乡建的模式分析

#### 1. 艺术家群聚效应的乡建

艺术参与乡建最典型方式是艺术家的群聚对落败的村镇带来的巨大变化, 譬如北京宋庄艺术村, 20世纪90年代, 宋庄大面积农村企业倒闭, 厂房闲置, 农民进城导致住宅空穴, 大量传统四合院格局, 拥有着青砖灰瓦、窗棂花格等富有传统纯朴之美的建筑, 清澈蜿蜒的潮白河、碧绿田园的自然风景, 加之交通较为便捷没有完全脱离北京城区的文化中心, 吸引了一批画家到宋庄定居创作。大量艺术家的群聚彻底改变了宋庄的乡村面貌和经济结构, 这种艺术家“无心插柳”式的乡建所带来的巨大影响, 为艺术在乡建地位与作用所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和佐证。中国艺术研究

\* 作者简介: 任军君 (1974.12), 男, 汉族, 湖北荆门, 硕士研究生, 讲师, 研究方向: 设计艺术学。



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方李莉女士对国内12个地区手工艺复兴状况实地考察后，说到“什么地方有艺术家的聚集、有传统手工艺的复兴，什么地方就充满着生机，并能得到蓬勃发展”<sup>[1]</sup>。

## 2. 艺术家为代表的乡建实践

相较于艺术家群聚所带来资源放大的马太效应，个体艺术家在主动参与乡建实践的过程中碰到的困难则艰巨的多。日本越后妻有每三年一届的“大地艺术祭”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泛的户外当代艺术节，这是日本有着“艺术振兴乡村之父”美誉的国际艺术策展人北川富朗，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将落后闭塞的新泻县农村打造成精彩纷呈、活力四射的国际艺术舞台，艺术节为当地创造了上百亿日元的直接经济收入<sup>[2]</sup>。近年来在中国，也出现一些有情怀的艺术家积极推动着艺术乡建，譬如艺术家渠岩先生为代表所开展的“许村计划”到“青田模式”的乡村实践，以及他对艺术乡建中所碰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总结与反思，他认为“艺术乡建”不应囿于艺术本体论的神话，将“乡村”视作艺术家个体进行艺术实践和攫取社会资本的平台；提出要“艺术去魅”“去艺术化”“在地主体”尊严的修复等思辨性的观点<sup>[4]</sup>。

## 3. 资本裹挟艺术的乡建

始于1987年四川成都青城山、郫县等地开始的“农家乐”式的乡村休闲旅游，农舍在翻新改造过程中，往往会对建筑和室内环境做有限的乡土艺术化装饰以吸引和迎合城市消费者。发展到后来，众多乡村开始举办“油菜花节”“桃花节”“荷花节”等形式的乡村旅游节活动，包括2018年以来各地盛行了文化艺术节，这种“文化艺术搭台、经济唱戏”的形式，使艺术沦为装点门面、粉饰太平的手段，这类型式往往热闹一时，但最终曲终人散，对乡村的建设发展作用甚微。最近艺术化民宿开始出现在乡村休闲旅游中，比如浙江省湖州市的莫干山是目前国内“艺术民宿”做得最成功的乡村。“艺术民宿”往往选择自然风景优美、人文艺术气息浓厚的乡村地区，重点对乡村建筑和整体环境进行艺术化的重构，部分民宿为久居城市的游客提供各类文创艺术体验，诸如捏陶、雕刻、绘画、手工制作等艺术创作，为美丽乡村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

# 三、新时期艺术乡建的几点思考

## 1. 艺术乡建中艺术的范畴

在当前国内的艺术乡建实践活动中，艺术家比较擅长于用纯艺术化的视角和手段来改造乡村，譬如重庆武隆青峰涂鸭村、贵州隆里田野装置艺术等地，这种用当代艺术作品直接介入的手段，在改变乡村面貌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而我国广袤的乡村区域因不同的地理位置、不同的气候环境、不同的民族习惯孕育了各不相同、丰富多彩的乡风民俗，如果仅仅站在“绘画、雕刻、装置、装饰、表演、展览”等狭义的“小艺术”角度，是难以适应我国当前复杂乡建需求的。打破传统艺术的边界，站在更广阔的物质和非物质的角度，树立“万事万物皆艺术、艺术包罗万象”的观念，艺术可以是郁郁葱葱的田野、生机盎然

的农田、一个草垛、几个稻草人……，改变只有艺术家创作的作品才是艺术的狭隘思想，如同渠岩先生所说的“艺术去魅、去艺术化”，新时期的艺术乡建要去掉艺术本身所带来界限的羁绊，收敛起艺术的光芒，唯有如此，艺术才能真正融入到乡村建设的方方面面之中，成为长在乡村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 2. 艺术乡建中环境先行

当前艺术乡建中艺术家们往往会选择自然环境优美、古建筑保存完好、乡风民俗独特的乡村，譬如渠岩先生在山西的“许村计划”和广东的“青田模式”、建筑师王澍先生在浙江富阳的“文村改造”、画家孙君先生在河南信阳的“最美乡村郝庄村”、欧宁和左靖先生在安徽省黟县的“碧山计划”，等等。艺术家们这样的选择倾向，一是对历史遗留下来的乡村文化具有强烈的保护意识；再则可以依托这些人文、自然景观的先天优势，可以更好、更快地完成艺术乡建的目标，以便于吸引更多人的关注，为乡村争取到更多的资源。在这里环境基本上不存在掣肘的问题，是艺术乡建的加分项，然而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量的乡村并没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资源，也缺少具有历史底蕴的人文环境资源，反而因为历史的原因遭到了大量的破坏。当前乡村的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植被的多样性受到破坏，20世纪开荒垦田林木的大量砍伐，很多乡村建筑没有了绿树环抱而显得异常突兀，难以再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诗意景观。再则是乡村环境污染并没有因为远离城市而有所减轻，相反因缺少垃圾回收处理系统而造成白色污染，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造成了土壤及水源的污染，这些给乡村生态系统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 3. 艺术乡建中艺术介入点

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为世人留下了大量的文化遗产，不仅有建筑、园林、桥梁、陶器、瓷器、漆器、木器等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也有地方戏曲、书画、剪纸、木作、织锦、二十四节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与艺术紧密相连的文化遗产，它们的根基在中国广大的乡村地区，是地方文化脉络、乡村精神的主要载体，是乡村区别与城市、乡村区别与乡村的“在地性”内涵，我们要合理利用这些文化遗产作为艺术乡建的介入点，撬动乡村走向经济、文化、艺术的振兴之路。在这个符号消费、美学消费、景观消费被滥用的现代信息社会，任由艺术的野蛮介入可能会导致“千乡一面、万村一貌”的后果。如何准确把握每个乡村在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历史文脉，保持不同区域乡村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就需要进行详实的乡野调查，不仅要查阅当地的县志、乡志以及村民的口述，从历史的时间维度上挖掘有价值的信息，还要在现实的空间维度对乡村“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进行分析整理，让艺术在乡建中能依托这些“在地性”支点做到精准对接，保持乡村文脉的历史延续性。

针对自然环境优美、乡风民俗淳朴、远离城市的原生态乡村，艺术的介入要着重利用其自然景观，进行有限度地开发利用，在这里“自然景观”就是最大的艺术；针对拥有特色的古建筑、园林、庙宇、书院、祠堂、牌坊、古道、古桥、古井、古树等“人文景观”的乡村，艺术介入重点是对这些乡土文明、历史文脉进行保护和修复，在新时代的语境下提振传统乡村文明；针



对拥有传统工匠、非遗传人或手工作坊的乡村，譬如古法酿造、传统木作、陶瓷制作、漆器制作、造纸、染织刺绣、地方戏曲，等等，艺术介入应围绕传统工艺的传承、产品的创新与研发，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助力其产业化发展，以此来实现乡村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而大量没有任何自然人文资源的乡村，随着人口的老齡化、空心化而逐渐自然消亡的乡村，乡村农田合并、土地集约化管理、现代机械化生产将逐渐成为现实，艺术乡建要主动适应这一发展趋势，重点围绕创造什么样的现代农业“生产景观”而展开构想和实践，而非一味地抱残守缺，乡村新的生产方式必然会带来新的乡村结构和人文艺术形式，在“旧乡”上建“新邦”要提防将乡村城镇化，还是应立足于乡村“在地性”人文历史脉络，创造出符合新时代发展需求的新乡村人文艺术景观。

#### 4. 艺术乡建中主体参与度

关于乡村建设的主体性问题，从民国时期梁漱溟先生就发现“号称乡村运动，但乡村不动”，究其原因是没有真正站在农民的角度去思考他们的所思所想，当国家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众多艺术家也适时地响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号召，进行了大量的艺术乡建实践，在实践中大家依然发现乡民对乡村建设参与度不高，主动性不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艺术异化为消费乡村、消费乡民的手段，正如渠岩先生所言：“艺术成为资本招揽生意的策略和点缀，变成地方打造文化认同策略，或是村民为寻求发财致富以扩展经营的手

段”<sup>[1]</sup>，艺术在乡建中丧失了主动性。再则是因为艺术高高在上，没能获得乡民的认同和唤醒乡民的文化艺术自觉性，方李莉女士认为“无论是政府、资本，还是艺术家、学者，介入乡村建设首先要尊重当地村民的主体性，和他们打成一片”<sup>[2]</sup>。譬如艺术家林正碌先生和团队在福建屏南县龙潭村通过教村民画画、帮村民卖画，累计培训学员1万余人次、卖出画作5000多幅，总值100多万元<sup>[3]</sup>，彻底改变了当地村民对艺术的认识，年轻人开始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因此，当艺术乡建目标与乡民主体经济利益诉求保持一致时，才能广泛调动乡民们的积极性。

#### 结语：

乡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也同城市发展一道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重任，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中的重要拼图，其兴则民族兴国家兴。乡村振兴不仅是乡村经济的振兴，更是乡村文化、乡村精神的振兴，其涉及的内容多，牵扯的范围广，需要各级政府、社会的广泛关注，需要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中国改革开放用了四十年时间实现了城市现代化工业文明，具有五千年农耕文化的乡村文明，实现振兴也绝非一蹴而就，艺术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等领域的学者需要沉下心来、俯下身去融入到乡村之中，认真倾听乡村的声音，找准乡村历史文化脉络，立足于新的历史时期乡村发展需求，实现乡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 参考文献：

- [1] 方李莉. 论艺术介入美丽乡村建设——艺术人类学视角[J]. 民族艺术, 2018, No.140(01):17-28.
- [2] 李修建. 方李莉: 艺术乡建的人类学视野、方法与观念[J]. 美术观察, 2019, No.281(01):18-21.
- [3] 北川富朗、欧小林(译). 乡土再造之力: 大地艺术节的10种创想.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年7月.
- [4] 渠岩. 艺术乡建从许村到青田[J]. 时代建筑, 2019, No.165(01):54-59.
- [5] 季中扬, 康泽楠. 主体重塑: 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重要路径——以福建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为例[J]. 民族艺术研究, 2019, 32(02):99-105.